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九十六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阼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鑰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龜年之忠乞賜

襃贈嘉定改元鑰求對又以為請且録其諫草以進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寳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襃䘏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懐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頴侍御史劉榘起居郎黄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侂胄之姦為其沮抑抱恨以殁乞賜美謚上賜謚

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
月三人又因晚講奏謝上云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此
謚使人人如此必能寘人主于無過之地先是紹熙五
年七月甲子上受内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
在重華宫一時舊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名幾無虛日未
幾由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
胄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寖以出入兩宫
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與郡侂

胄罷知閤門等職事轉一官內祠時鑰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胄無罪辭劇就閒可與書行鑰與大中再奏龜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為優異侂胄無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無罪龜年以盡忠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內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鑰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鑰得婺不赴而奉祠公

在荆南亦以疾丐閒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鐫職罷
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罪惡貫盈
妄開兵端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
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
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為臨江軍清
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
大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
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

年十八薦于鄉三預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廸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樁錢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强半皆出于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乃以閗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闕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縣有寅陂溉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錮其利歲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

縣之根本不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戸別其老病
強弱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租稅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既
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辨他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蠲放
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
藏比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雖不禁巫覡之禬禳
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舉主
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
觀自初第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

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摳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于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丁内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録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内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為法以崇寧御筆為戒公又

言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之勢重于侍御道義之訓密于宴游光宗首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内外宴安猶襲宣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為之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

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篇為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為下策又使之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遇雨祠于望祭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

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叱憂責次日乃聞内引宰執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為詭隨遇事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

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名講官多用書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裨益為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論梁壽辨邪正之奏公曰此

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之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肅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粱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王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

人須先識邪正王親題其說于奏議上賛讀沈公有開
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此頑
童一叱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賛不已亦請王題講義上
聞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于坐右公質之于王王曰然
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
小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光宗久不詣
重華宫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進香之禮自
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

前奏事光宗曰久欲見卿説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
公謝且進内治聖鑒奏以祖宗家法集為此書光宗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
了公對曰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
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光宗
云不至是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
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宫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
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駕幸玉津園公言

于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宰執以公言乞恭請公亦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宫或仗集而不出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

果八日戊辰公繳納告敕乞寢逐待命江滸戊寅壽皇
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
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攷額久不已血漬甃
甓攂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
宗云知卿忠直理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于不過宮事
光宗云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羣臣一入則又不
然内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為之慘然曰終
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甲子主上受内禪是晚

召公對于大堂聖容慼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忪公奏此乃宗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昨太匆匆參決可爾公奏令只得盡人子事親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黄公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宫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上朝泰

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上嘗問恐太上皇未肯過泰安如何公奏陛下本出于不得已必不以位爲樂況宮室乎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于禮爲正旬日間三降旨經營泰安紛紛不定太上微疾未瘳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陛下少留重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右武大夫帶行遥剌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母黨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俟三宮戚屬次第推恩内侍符滁得罪于太上而

差幹辦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上于劉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葢為朝廷惜此一門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于此事首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㢢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書哉上嘗言中宫未建聖節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祔廟

後施行公即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
言祖宗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
執中除待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四官之
例誠是太優令于己分正當過為裁損酌中推恩命遂
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
重孰輕且稱繳章為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
上問講筵所奏諒闇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
不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一具太

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令有機務不𠃔講堂專一讀書上云朝退亦無事恐自怠惰況酬應萬務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書生不同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第一事不在多也他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編節本一書臣寮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朱熹李巘京鏜黃艾鄧馹公請聖意上云朕欠讀書太上讀許多書養

德東宮垂二十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之舉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官否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尭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

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小人陷君子變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適為小人所賣耳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令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于號令之不測偕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為堪猛用事之

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
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于
人而暱比小人之跡已見于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
或得預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
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旨不得報及
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胄之勢愈重
言官又多出其門于是歷數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

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胄是親戚龜年是舊學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侂胄雖罷職而予内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

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
論罷矣公至荊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
牙儈以寛商旅撙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修長隄教
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丐祠一請而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落職罷
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
事乞加貶竄于是追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
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

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敖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女四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瑢次適進士敖清之再娶燕王宫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沄孫女四人
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之建安鄉金家
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為
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為白刃可蹈正
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
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為事
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于顔面賓客非親
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

窺隂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學之説興鮮不變者公于關洛之書益加涵詠著正堂訓蒙一書益終始不變者也聞蘇師旦為節度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内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卷藏于家塾鑰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鑰偶然未死尚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子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筮仕憂
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寮極天下選遇事
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違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
言螭陛直前龍墀敂額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龍飛
風雲是依無日不名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
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櫱牙惟公先知抗疏逆折鳴鼓
攻之工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歎膽決一去一
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絲棼聲生勢長附炎日盛

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挑強敵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凛如生誰額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歳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閑以來相忘道

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
新瑞金西尉鐩之書寄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甍
于慶元五年四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
幸二兄俱蚤世凜然門户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方公之
甍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又自遭内艱憂
苦無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
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閱五年始克謹摭行實之大概

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于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于龍泉今為邑人曽祖文妣李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竒節雅不喜王氏學棄科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皐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髙兩上禮部而不及禄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中

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倣擾學
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實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
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
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塲屋喧動同列踰垣
避之公諭以義理衆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餉給事黄
公鈞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留寘幕府御吏剛嚴無敢
迕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一語詭隨
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吏執其

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既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僉書且曰父有罪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攝事而歸沈既薦公闕陞既而又畀以京削或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安知其他歸欲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黄公還朝薦于廟堂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

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
士亟以畀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焞皆
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
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强之始授袁州萍
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為心不為赫赫名而惨怛恵利之
政出于至誠值歲大祲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恵不
為便文逃責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旱苗養禾孫是歲
饑而不害例有添給别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糓

創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科不亟不徐行雨露于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既裕稍蠲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窶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敎之義役縣畝税素重爲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爲錢四百餘萬馬驛三在境内歳有繕修芻槀之擾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久之計修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爲之師士風大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心而邑當孔道謡

誦譖然起居舍人吴公燠出使湖隂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賢令如此雖欲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籍記士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内艱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隂司農寺丞兼實録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從秘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

論駮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輪對論令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恵民以當天心上諭公曰圜壇不尚華飭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上容納狷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悉可其奏會諌官鄧駉請增諌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經世之學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徹發之政事則

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舉無難者其言甚備時營繕寖廣
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洛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
受天子特達之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
上多人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罪反以
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為優遷而罷其言職後不可
為矣兩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
害無由上聞願留神于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

尚可收之于後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
劾奏竟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阼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肯留遂
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所推此師儒之選
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
留公正曰是有仁者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
曰某有獻替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可否官

以諫為名是專以言為職業也不得其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闕外人謂中興以來纔一再見公褰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大體不專按刺傅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披閱參攷決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為清民亦自以為不冤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鎰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

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衡嶽公請官之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韙之兩攝漕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衡之茶陵秋輸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邑不免加賦令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騤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逢吉好士人三

年九月名為秘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
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
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内禪登用舊
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
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
言路得斯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葢上之在嘉邸知公已深至
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寶葢非得已顧起敬起

孝數申溫凊撫接宗戚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心乃若建立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學以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達其權天下可運于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明堂恩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庶可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羣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攢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為壽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毅然力爭謂于理非順地狹屋敝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朱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上前爭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紬繹以為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獨與衆論不合他所說皆正理

未見其不可施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違所當講者二曰謹爵禄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化之原肇于宫壼而達于外廷宫壼嚴則内外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修后妃之家多啓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宫嬪佐六宫之政内侍本備掃除自閤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四十以上者知内省之事樞密之職論道經邦願萬幾之暇從容與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恩數勿使預事上深然之十二月假煥章閣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使金使需
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
遏之于初大璫王德謙典司國信所密請匪頒公卒卻
之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録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因奏
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孝宗上賓寖有輕視中
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習媮士卒習情風俗習侈
上恬下嬉無復有枕戈復讎之意願陛下拔材賢旌循

良材名實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鋭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内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納而公于是時已有不見
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救之侍郎彭公龜年補
郡又論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
蹕有馬上迴揖之者公獨不顧彼又以為簡驕也一日
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
内廷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抗
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内批與郡

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為出于誤報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潛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

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彝典賜諡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與公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銶承奉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務鎮廸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鐩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廸功郎前臨江軍司戸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杙其壻也孫男四人渙溱瀍溥女一人尚幼六年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緜津之原公資禀醇澹于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

之學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具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靜閱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無賢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慤表裏如一修身踐言樂于聞過遜賢達善心無娼忌喜怒不形于色而

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之風以鑰平昔之所
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
欲以銘見屬老復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
二余亦視蔭幾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為同年初未相知
晚幸定交情義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從班
又為寮于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于晚講之次
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力嘗論日食事謂上
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

去正陽之月一日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暸然使萬目見其剥蝕天之示戒如此公又奏曰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元之間上既隆寛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與諒直事君不以犯顔為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心為心倘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顧自此三思

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才相與論修史之規模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在于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所共太息孰為敢言為糾邪慝矯矯孫公古之遺直學為有用博聞多

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幕中之辯不為婉畫一登諫垣
身任言責有犯無隱攖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
論日聞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擢從班寵光
赫奕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遑靡寧期補君德飛語中
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容何病為天下惜
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集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九十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攻媿集卷九十七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特進婁公神道碑

國家中興八十餘年四朝以聖繼聖相守一道夫豈不欲復大讎歸侵疆而申締鄰好遵養時晦以俟天命葢其廟謨深矣比歲權臣竊弄威柄富貴已極猶以為未

足假恢復之名以逭危溢之禍其黨又相與嗾之平章軍國益無忌憚一旦妄發以債帥為方名以驕兵當犬羊人人知其必危競進者方縱臾以苟爵位不在其位者固不容強聒仕于朝者雖面從而腹非無敢有誦言爭之者時惟婁公機以直諒之資抗議無所回撓一為御史即上疏明辯之是時權臣雖倡此議猶未敢自任鄧友龍初不知兵將漕淮右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叨名還專主此議為侍御史為給事中公皆與為寮每語

及此未始不奮然力詆以為必敗國事友龍至不能堪

曰不逐此人則異議者不已公亦自以不合丐歸除職

與郡竟求奉祠會泗州獲捷友龍上表稱賀自以為勢

當如破竹羣讙競和諫大夫遂以詆公褫職罷祠比開

禧二年之五月也已而延敵致寇塗炭數郡姦黨失措

始媿公之言八月再畀祠禄明年二月復職十一月元

惡既誅大明黜陟天子思公之忠十二月除吏部侍郎

兼太子左庶子嘉定改元正月到闕兼太子詹事五月

除給事中兼權工部尚書七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八月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十月叅知政事益公天資忠鯁不畏强禦逆折兵鋒言雖不用而後日皆驗先見敢言人所畏服既坐廟堂不以詞色假人相與維持和議密賛更化惜乎年高疾侵奉身而退居無何考終于家經濟未究孰不興殄瘁之悲諸孤以鑰同宗同朝交情之厚既葬而求銘義不得以老退為解先書立朝之大節系以言行履歴之詳而銘之惟樓氏自武

王封夏禹之後東樓公于杞而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别為婁氏其實則一宗也建信侯在漢為劉蟬聯數十世至郯事吳越避武肅王嫌名始復為婁仕左千牛衛上將軍占數嘉興五傳而至公之曽祖諱億億生乾曜俱為將仕郎父壽朝奉郎以公貴三世累贈少保少傅少師曽祖妣杜氏祖妣鄧氏顧氏妣郭氏為譙國崇國榮國成國夫人少師莊重有家法教子甚嚴公其第三子也字彦發幼而頴悟日誦數百言能自刻苦長益

奮勵該貫經史百家之書作文直欲以左氏班馬韓柳為標的或謂其持論太高公曰他日以此致君澤民要當自立詎可苟徇時好葢其立志已不凡矣兩上鄉書乾道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丁成國憂服除主和之含山簿銅城有八十四圩遭夏潦大壞僅存其一郡以委公役工三千有竒設廬以處之優給庸直時犒酒炙器用材植一出于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邑人歡服礱石以記七攝准邑率以治辦聞

薦章交上尋丞於潛漕使檄公攝宰之闕潛川以蠶桑為命織紡貿易至于再稅公首罷其一民甚德之酒坊縣計所仰久廢弗葺公大修酒政歲羨息錢近二十萬日以寬裕先代輸貧民之竒稅寖以及四等戶所被廣矣版籍既亡有產去稅存之害公一新之獄訟幾絶庭空囹圄虛治行稱最邑素無學大比無應選之士公首建夫子廟啓庠序擇師儒士有以養李廷光首預賓送擢賢科親書桂枝坊以表其廬士益知勸政聲上聞有㫖

都堂審察以少師得疾而歸既遭外艱士民莫不借留匍匐奔慰縞素盈門公性至孝居喪盡禮手書華嚴法華等經以伸冥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嘗易淮東已而復舊淳熙十二年以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西安縣十六年光宗覃恩賜銀緋縣當舟車之衝號難治公以學道愛人自任不可干以私有騰謗者不為動巨室買地為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公曰設得金將誰歸守督賦峻厲公不忍施一箠課亦不乏親閱案籍

豫定役次民服其公紹興二年通判饒州五年皇上践
阼轉朝請郎慶元二年到官事多闕決而無侵官之嫌
滯訟隨以清省一重囚獄具欲上察其誣白郡覆鞫之
得不冤死又二人已經詳覆以其可疑者同太守以聞
俱得減等參政袁公説友帥蜀辟議幕不就攝州及南
康諸臺益稱其能相率列薦内相洪公邁稱道尤不容
口謂公學有源委工詞章身端行治既以敘公所輯漢
隸字源又以監司科薦之丞相京公一見即除幹辦諸

軍審計司五年之七月也輪對奏祖宗盛時吏禄兵廪歲不過緡錢十數萬熙寧月支四萬南渡無歲不用兵月猶不及百萬乾道已支百六十萬欲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六年十一月遷宗正寺主簿嘉泰元年為太常博士秘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卹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以惠國公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公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國公鋭情學問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

獻實之坐右朝夕觀省嘗謂公曰今日甚熱禁廷深邃
尚爾閭閻細民豈能堪之公以奏之上問昨日與先生
說何事國公具言之上喜曰唐文宗但云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更無一句及百姓此意過之遠矣又嘗語
孝宗戒食蛤蜊事國公曰此無他只是廣好生之意公
隨事開明多所裨益三年除太常丞仍兼資善旋兼右
漕郎官五月為秘書省著作郎尋以民曹事煩改兼駕
部以專訓導都城大火命百官條具闕政公力言三弊

謂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其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閲以强軍律時公年七十丐閒上以資善倚重不允周旋四載不懈益虔同寮予告公每當之首尾如一日國公睠顧最親字畫少差必求是正公深于小學辨析如響又着廣干禄字一編國公得之尤喜命講官戴公溪為之跋四年六月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已頒國公戀戀幾不忍捨公亦為之感涕入臺省論近時士風薄

惡聞者聳然又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時小史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必罪去而獨憚公嘗與閤門納謁公于寒暄外他無所及師旦俛首不敢吐一詞而去兵端方開惟公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亦孰不願令士卒驕逸遽驅于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權臣聞之不悅所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

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方為臺端主議甚力公曰以苦語勸之且曰今日大將為誰計臣孰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畜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名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除令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公力詆友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諫集議公義形于色略不少變間欲

以公宣諭荊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聞諸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顧天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幾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聞風采見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横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公若曰

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讎未復且為沮抑一涉于私人心將無所覩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勇不難于招而難于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柅權臣内侍等所籍家貲專為養兵之助天顔悦穆玉音嘉奬曰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暮耄昏恐無以補儲德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耶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眷自是箇注尤深而東宫

愈加愛重矣公在選部守法革弊吏銓為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閽者闢之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為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之誠未嘗以日月冀夫子無欲速之戒誠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

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上顧宰臣曰所繳極當庶不為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預聞廟論諳知民瘼命日侍昕朝宰執並兼宮官仍時赴宮會議公為宮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燦然畢陳俾鑰為之序以備參決之餘可用攷訂儲扃尤以為要覽時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

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為月課若政有闕失人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知之則恐去之不亟當隨事輙言無嫌于數所論皆切于時既登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蠹紛然公彌縫協恭裨贊為多重惜名器持循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内除公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

朝官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八月臨軒行皇太子册命公攝中書令讀册于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儲君與公俱生于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纔五日賜生饒詔曰九秋風露之清裒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寵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縟儀適聚旬浹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闈方按鼓

吹嚴更警塲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鑰退而慶
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尤為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
不允三年五月以禱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
公既老猶起海濵留侯雖病强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
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
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
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不已皇太子又遣宮寮勉
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

府洞霄宫以歸延見親故上冡燔黄寝復康强尋上休致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閲檢視命筆書偈顧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六百户國史實録敕令㑹要皆甞提舉纂修遺奏聞上為之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禄大夫旋以東宫徹章加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賻奠加厚可謂哀榮矣娶

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吳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彭從事郎紹睭承務郎以公參預俱監西京中嶽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履仁鄉東洲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第

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誠為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其謹之義方類如此又禾興輔郡縉紳閒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為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景南雲翼祝舜俞師龍鮑任道仔閩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著諸書悉有功于後學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而士論遲之主眷日隆注意大用皇太子垂情宮寮雖在遠

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輔導最勤顧遇尤渥然
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權姦翩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
若將終身焉憂國一心耿耿不少變再為聖主一出干
霄直上建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年貌相若愛之固
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為善士近歲先卒貤恩贈
官詒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任二弟之子居鄉以誠
接物不事緣飾是非枉直判于語下不為後言人雖憚

而服之周貧濟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既歸闢丈室于左以東宫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處庭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賢稱奬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禄用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為工作字道美行草俱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弆扁榜亦所

在寶之鑰初未識公而同年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為序引則知公之相與有年矣既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當集議傾葢于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入兩地協心無間議政餘閒商搉古今論文說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温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友也執别而歸書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稠人比既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硯盡廢日過故府

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稿既不能發明潛德終有媿于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為劉自建信侯後復厥初乃因避諱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曰休權姦專國欲挑戎釁債帥總師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絺綌士困橐兜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

于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鄧隲欲棄涼州謂公立
異屏居林丘一僅不容衆楚競咻初謂沮軍末乃思婁
元惡既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二老歸周間于兩社克
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鎮浮饑饉寇攘瘡痍未瘳彌縫
調燮相與咨諏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景已
道典刑已矣後孰與儔殄瘁悲深爲銘諸幽尚爾後人
先烈是侔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事太宗真宗為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材而仕不合為文十餘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荊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為中書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為詞臣氣節論議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

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暎相繼取世科同為天子從臣故家文獻表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于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秋擢第奉使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强仕終承議郎贈左中奉大夫父協年十九以詞賦魁胄監一上不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于世終朝奉大夫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强氏文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悟

能言即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由密魯二公至而祖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禄而已汝當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已以勉之公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為司業深器之隆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泰州海陵縣尉兼主簿時敵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為榜諭以安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于理官兵

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臺郡爭論薦將羅致幕下
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陞及酬奬循左儒林郎調徽州
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宮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
下者奉二親就養與其季燮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
相周文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為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削亟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為温州教授
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為時名人淳熙八年改
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

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于暇時摭前輩賢令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為邑政總類一書講畫既詳故施于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偕監司上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以為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

行在諸司糧料院光宗覃恩暨年勞轉朝奉朝散郎紹
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事究心詳
讞稱為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臣舉歷任二人以
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
申飭榷酤征稅之禁利害詳明時論韙之二年八月除
司農寺丞被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
成算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年轉朝請郎九月丁母碩
人憂五年十二月擢知溫州慶元元年三月陛辭復申

劇邑薦舉為令之議又請稽版籍聯保伍汰巡尉之罷輭者永嘉號多士素服公化故教令所下不誡用勸闢良田以贍學養濟院以醫廩其廢疾無告者民産子棄而弗字月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年秋未穫颶風淫雨海溢為菑樂清尤酷具舟筏畚梮以濟捍之極意賑䘏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修築瑞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為東塘以殺其衝皆使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戢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為

立祠且碑以紀其德丞相葛文定公邲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二年轉朝奉大夫三年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勸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嘉納忠諫斥遠私昵杜絶用例之弊申嚴贓墨之科遴選邊將久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羡銅錢廣和糴以厚邦儲蠲逋負以寛民力皆當世急務除尚書户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憲聖慈烈之喪既越境諭使去樂接伴納賂厚之以他辭

解押宴者至猶然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
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往復論難竟去口宣賜樂等語
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請去樂及罷燕射悉勉從
使還未嘗道其事惟以講求内治諄諄為上言之始文
昭嘗使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歎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年以竣事轉朝散大
夫六月復除户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諸郡
賦不時入侵期移用其目實繁綱運獘蠹特甚緡錢失

期者三百萬餘他物稱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議賞罰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為文書不遣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年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決自是良愿無擾姦無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為縣令

殿最詳列賦税于契劵之首以革産去税存之患二税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州縣所負正税及虧收錢合十有六萬緡累歲困于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鏹百萬悉付來者以寛泯征嘉泰元年三月詔入奏計因論屬縣掊克之弊謂縣有内外内縣于州取給故苗税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税或概輸于州

倉征商或使他官吏侵擾為縣者反藉以旁征巧取肆
行無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宜戒其交相規奪上嘉納
之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刪修
勑令官二年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
徧居宰椽裨贊為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事請
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敕令所修進
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刑
部侍郎同詳定敕令十二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

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三年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
紫經筵讀兩朝寳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
明審每謂刑獄為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舞文
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輙從外臺改
正復有訴者下棘寺閲實權門諸用事者表裏寺吏曲
為道地綴補文書肆為誕嫚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
求解萬端公持不少貸且併効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史院進孝宗光宗實録轉大中

太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開禧三年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皇上更化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暑行抵郡適師旅饑饉之後勞來流徙寛逋節費政聲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令既屬疾焉可冒為丐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如故雖整軍息民為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堅二年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宗祀禮成進

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四年自為奏述出處大槩乞
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矣實正月
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禄大夫告
第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
西谿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
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年卒子掄承務郎前監嘉興府
都税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
登仕郎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

年決科安于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為聘使者金人
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孰在班列既歸以告
于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
故業遂為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
遭外艱既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為圖賞典以補餘日
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年而前舉者皆無恙恬于勢利乃
如是先世資產推與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
二從子內外族姻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己持正不可迴奪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卻埽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號覺翁因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由少至老好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釋資治通鑑續于攷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率皆溫潤典雅而楷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書判好事者藏弆為榮有覺菴集與邑政總類藏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先君子于法當

得謚將有請矣顧先為銘詩表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為新進士鑰于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俱奉親輿升堂展敬兩仕永嘉載筆左螭皆有在前之媿及鑰起于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年生落落如晨星日溪公歸以慰遲暮而公薨矣鑰長于公四歲亦豈久于世者死生契闊撫事興悲衰頽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本朝使鄰壤挺挺有祖風烈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戸部郎事
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聯芳弟上孜功德望
彰徹曰文昭公本厚源深實生覺翁學以求已中積外
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翶翔周行敭歴西東仗節殊鄰
氣讋夷戎外庸既訖從上法宫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
化更新起于閒中由畀鉅藩疾已内攻施弗盡才奄其
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無窮

攻媿集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九十八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致仕贈資政殿學士正惠林公神

道碑

開禧三年十有一月四日有旨樓鑰林大中名赴行在

先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專國弄權妄啓兵端禍及南

北生靈國勢幾殆主上赫然震怒俾誅殛之更化善治之始才一日而有此命公足以當此矣錀何以堪之公字和叔婺之永康人曾祖禄太子少保妣陳氏延寧郡夫人祖邦太子少傅妣姚氏高平郡夫人考茂臣太子少師妣李氏信安郡夫人皆以公貴追贈初少傅隨母嫁盧氏再世承其姓公始復為林公少篤志問學文章自出機杼紹興二十七年入太學文行俱高士論歸重三十年登進士科調左迪功郎湖州烏程縣主簿貧甚

俸薄郡欲月有增餽卒謝之所立已如此乾道六年丞
貴池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淳熙三年知撫州金谿縣郡
督財計太急公堅請寛以數月不敢有負又貽書至四
三不聽公取告敕納之州求劾而去守媿謝許之邑民
感公之深恐其受責競輸于郡已而視歲額反加焉差
役盡公多端寛卹受役者無異詞有先一年而豫定者
丁少師憂役人泣曰反誤我矣七年知湖州長興縣在
浙右號難治公益究心官事民情孚洽若有相之者縣

境高于太湖歲旱河涸米價翔貴已有攘奪之患民寡
蓋藏官無贏蓄公方憂慮而無策夜半涌水自荻浦灌
河聲震數里米舟輻湊闔境以為神和買比經界前增
四之三公必欲寛之推見衆弊獲免者五千餘户增輸
以實者帖然訟牒必竟曲直不許私和或謂恐益多事
公曰此乃省事之法也以是鉅訟曰稀期限寛而信可
展而不可違去如始至所下文移無一紙遺于民間二
邑遺愛迨今未泯也詹侍郎儀之力薦于朝十年幹辦

行在諸司糧料院十二年冬求補外同擬者四人孝宗
皇帝指公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
太常寺主簿十四年遭内艱十六年夏除諸王宫大小
學教授時光宗皇帝初即位詔侍從舉察官户部葉尚
書翥等四人俱以公薦擢監察御史論事無所回撓紹
熙改元三月御批賜公等曰臺綱正則朝廷理委寄匪
輕言事覺察各有舊制兹示朕意宜務遵承公謂臺官
不當踰越分守誠如聖訓然居此當以抗直敢言為稱

職遂與同列答奏又曰職有常守期各務于遵承言所當言庶不孤于委寄自是風采益振五月遷殿中侍御史二年八月除侍御史三年三月兼侍講公之論事根于忠實上不求合于人主下亦不避嫌怨而愛君憂國務存大體毀譽皆有所試抨彈無不聳服在臺首尾四年最為稱職知靜江府陳賈將奏事之任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皆極論而寢其命其論善俊也謂若欲收用宗室以强本朝當擇其賢者善俊何人而可當特召

上問孰賢公以知福州汝愚對退又申其說御批善俊
與郡又兩日遂名汝愚此諫行言聽之始也鄧司諫馹
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加優容俾復舊職丞相留公
正丐去公率同寮奏乞宣諭使安相位遂不果去身居
言路而伸諫省之氣誦宰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有薦
公入臺而論其多可而無特操不可為執政與公舊故
而論其回邪不靖不可典刑獄户遷督迫州郡太甚公
上彈章上曰別易一部何如對曰昨為刑部専為深刻

易別部亦不可章至三上宣諭宰臣遣都司道上意公曰言事不行只有一去更無可商摧者此語既聞竟與郡而去監文思院常良孫以賄遭重劾公奏此人死有餘責然其曾祖安民為元祐名臣高宗念其以忠直斥死擢其子同為中司願特免其真決寧加遠竄公勇于逐方用之從臣而拳拳于一纍囚如此排擊固多此皆其著者至其論議尤為切直而當理首論君子小人大槩曰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小有可喜不失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沮其直大之氣不正者深絶其漸無以一節之可喜而長其姦偽之萌則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所容其姦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雠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然事變不常我有備而後可為彼有釁而後可乘恢復固未容輕議惟此念存于心則陵寢如見于羮牆故都如見其禾黍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根本既立綱紀日張而治功

可得而成矣雷雪求言公以事多中出疏曰雷雹之後大雪繼作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夷狄得以窺中國女謁得以行于外嘗論邊事謂令之言備邊者皆其細務當遴選行實才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使文武合為一道慶歷中分河北陜西各為四路悉用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平時使之通情而共事則緩急可以協濟而成功無事則同任撫養士卒之責有事則獨當號令行營之寄久其任重其權

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又奏律有別籍異財之禁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減一等而令異財者無罪淳熙敕令所看詳亦然令州縣不明法意父祖令異財者亦罪之知美風教之虛名而不知壞風教之實禍欲申嚴律文疏議及淳熙指揮若止令其異財初不析開戶籍自不應坐父祖之罪其非理破蕩所異田宅者理為已分則不肖者不萌昏賴之心而其餘子孫皆可自安實美化移風之大要也詔頒行之至今為便江浙四路以和買

折帛重困公奏有産則有税于税絹而折帛猶有說也
和買其初先支錢而後輸絹中以錢與鹽分數均給後
遂白納紬絹令又使納折帛反成倍輸全失立法之本
意欲求對補之策以寛民力而固邦本于是減其輸者
三歳公初論版曹齟齬者幾月僅能去之繼論棘卿至
四章不報遂明以姓名申尚書省而力求補外改除吏
部侍郎丐外祠除直寶文閣與棘卿俱與郡後省同奏
留公且言當與被論者有別公尋知寧國府改贛州而

卿以祠去何正言異因對上謂曰林某好人朕甚念之
已為易章貢見次矣贛為劇郡公一以平心處之文移
期會動有成規裁斷曲直不可動揺聽訟初有數百後
惟十餘紙猾胥豪民為之束手所奏便民五事一論州
之宂官無職事而縻廩禄者可罷二請添置土軍弓兵
三請以錢分給諸邑而禁科罰四乞禁廣東之民誘致
盗掠郡人賣為奴婢五謂贛縣兩武尉乞差文臣一員
皆郡之急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趣名公還贛石至險

公欲行不雨而水高數尺怪石盡没俗謂之清漲殆出神助趙清獻公以後惟此時得之九月除中書舍人十二月遷給事中尋兼侍講公代言得制誥之體而繳詞批敕風裁如臺中時侂胄來見公接之無他語因使人通問願内交又笑卻之會彭侍郎龜年抗論侂胄甚切有旨侂胄特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公尚在西掖鑰在鎖闥連名上疏謂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

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内祠則名見無時終不能遠請留龜年于經筵不然則命佖胄以外祠奉御筆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佖胄初無過尤罷職奉祠亦不為過可並書行又同繳奏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為優異則佖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佖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陛下之誠心豈為過乎恐自此無敢為陛下出力論事者龜年既已決去佖胄難以獨留望予外任或

予外祠以慰公議初趙丞相登政府汪義端為監察御史力攻之不得遂罷去至是佹胄引為右史公又駮之改除公吏部侍郎葢兩以言事得此官竟不拜除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時慶元元年鑰素聞贛上之最慶元鄉郡也奉祠家居公之善政實親見之公清心寡欲無一物可以動其念日坐黄堂非二膳不入克勤小物如為長興宰時剖決民訟是非立辨人固不敢干以私亦無可干者始居郡齋有盜若鬼神之狀人人皇惑公以

為此黠賊也必欲捕治已而果然前政所失器物亦皆得之由是姦人屏息公廉明敏皆安而行之不可屢數精力有餘足以行其志城南有河而江浦抵隄下者數處河漲潮登幾混為一行者病之間遇潮退隄決河水盡傾鑰自幼即熟聞此害不知自舊幾年矣鄉之有才知者屢謀而未遂公聞之初不以語人在郡纔數月撙節浮費得贏貲二萬緡一日委官置局命富室才力兼備者七人分董其役悉以石為之吏不得預民不知擾

指日而成砥平繩直自甬水橋以至北渡凡二十五里有欲記者公曰何用而利及永久民用歌之二年求祠至于再三始得請郡人曰守有三林後林尤冠謂侍郎栗郎中枅皆在前有聲也得守如此未聞有所襃進又不留以福吾州乃聽其求閒耶未行銀臺駁論鐫職罷祠而歸耋穉攀留嗟惋如出一口公怡然而行五年四月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六年引經有請復元職致仕未幾御史承風旨論列摭四明異政一二為最謬再落職

公道安在哉嘉泰三年十月再復職一閒一紀退然一布衣也去邑居三里所得龜潭之勝作莊園其上最得一縣勝處時挾書以往客至則擷杞菊取谿魚以佐酒談笑自適亭榭隨意有獨樂之風或謂公不以書入脩門縱不求福亦欲免禍公則曰禍福皆天也豈智力所能移乎邊釁既啓朝夕憂之歎曰恢復之名則不可議權臣之心則不可知今欲宗社再安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權臣不可既有名命令州軍以禮津遣又促其

行始到闕而吏部尚書之命已五日矣內引奏對玉音嘉奬公首論防微杜漸無求更化之名必務更化之實次歷陳朱熹彭龜年呂祖儉以論擊侂胄皆以貶死其他類此者量輕重旌表之以伸其冤且以為直言之勸末謂侂胄之竊權陳自强之貪沓官有定價乞嚴贓吏之罪是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閏四月命宰執並兼東宮官公兼太子賓客公抱負所學中外俱有聲績及在西府當侂胄殘毒之餘未易經理

事之當為推誠以佐其長但論事之是否不顧身之利害亦不暇顧忌而後發嘗在榻前議講解事上曰朕為生靈不憚屈已事定之後亦欲與卿等作家計侂胄十三年敝政豈可不革公與同列謝且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國之福也退為所親言年將八十豈堪勞勚獨念和議未成未能體承聖訓盡革敝倖為經久之計略遂此心則乞身以歸然和使未回而公薨矣廬帥王柟初往通好金人謂之曰近報韓侂胄已就戮矣又問公與鑰

同日被名二人如何王以實對歸誦其語公以語錀且益相勉不可忘也公孝于親友愛諸弟既終信安夫人之喪悉以先疇分與之又官其從子二人自奉甚薄清俸之餘以給宗黨莊敬好禮不惡而嚴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讀書至老不倦郡齋公退躬督諸孫課程吏卒或聞洛誦聲而不識其面悼亡之後自言子雖蚤歿而三孫足以承家清修幾二十年尤人所難家居不以事干州縣守令能訪利病則極口告之接人深有恩意或涗

以外事雖至親不答也所居殊陋旣貴不改出以二僕肩輿僅免徒行而已素不求人知人自服其名節朱待制嘗貽書朝士有曰林和叔初不識之但聞其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後同在從班相得愈深公文詞淳實如其為人未嘗無用而作有奏議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冒暑得病猶自力以趨朝謁六月壬申薨于位上為之震悼徹視朝三日賜水銀龍腦及銀絹各五百東宫亦致賻

馬亨年七十有八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東陽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有司將設軷祭力辭之以二年十一月己未葬公于縣之長安鄉南塘山之原有司定謚曰正惠特添差從子籥為婺之司户參軍護其葬朝旨轉運司應辦可謂終始哀榮矣娶趙氏先十八年卒贈永嘉郡夫人至是合祔馬子簡以公樞府恩例特贈登仕郎女七人長適從事郎新汀州州學教授陳鞴次適進士胡一之王樾宣

教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應懋之國學生喬時敏里士
趙遜孫栻孫三人楷樅竝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棫迪
功郎新湖州歸安縣主簿楷實承重解官曾孫四人子
熙子點並將仕郎餘未名女五人尚幼公標矩自高望
之儼然若不可以挹酌臭味苟同歡如平生始在宮庠
鑰為攷功郎一見傾葢公久在御史府鑰入後省當給
熙閒各欲維持公議往往不謀而同交情由是益厚已
又同司論駁相隨出關託芘桑梓別後俱墮百謫自謂

此生不復再見矣赴闕之初握手笑且歎相語曰吾儕相逢此殆天也嘗為龜潭賦大篇公見而喜寄烏絲欄使書之鑰取友固多晚而出處略相似名位相上下未有如公者非所謂君子之交淡以成者耶天不慭遺喪此元老殄瘁之悲又非他人比楷等求銘義不容辭發揮幽光愧弗克稱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范太史稱司馬溫公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嗚呼林公其幾于是乎銘曰

儒者制行或流于偏猗歟林公行幾于全喜怒未發公
名斯得發而中節以表公德學以致身政能及民秉心
無競掇皮皆真具區灌河贛石清漲心與天通動有陰
相謹終如始視險若夷非通非介不磷不緇遇事敢言
獨立不懼兩貳天官不合則去號三不欺藹然吏師四
明之政實親見之風生柏臺節著瑣闥百謫横加清聲
四達歸老龜潭若將終身更化之初首圖舊人上喜見
公俾貳宥府望尊朝廷名讋蕃部經綸未究胡不憖遺

一鑑云亡殄瘁何悲子產遺愛叔向遺直孰其兼之視此銘刻

中書舍人贈光禄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諱希點字子與處州青田人陳姓出于有嬀其來遠矣九世祖名師訥吳越王時為銀青光禄大夫積勲上柱國曾祖圭贈宣奉大夫祖汝錫擢紹聖四年進士第仕至左朝請大夫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贈中奉大夫高宗駐蹕會稽朝廷草創賴彈壓辦護之

力為多威名甚聳直道自將不能與時高下一斥不復
士論惜之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大
夫妣葉氏馮氏俱封孺人贈碩人公葉出碩人石林先
生從兄之女也公承家訓少有場屋聲入太學再預薦
連丁内外艱淳熙八年以南省第六人登甲科授從事
郎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丘公宗為守屢以職事爭辯
丘公或憑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
于再三竟不能奪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樞密羅公

點以浙西提舉兼府事舉兩司事無大小悉以屬公行
荒政修水利決積訟皆公左右之除主管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再歲遷國子正日進諸生問難經史而嚴私謁
所拔多宿學有行誼之士時重華寢疾光宗亦不豫省
覲闊疏或夙戒而中止物論紛然公謂上實被疾而間
其心者得以肆其邪說因疑成畏遂至猜阻上疏備言
之讀者以為辯而不激直而有禮深體父子之至情又
嘗代從班兩疏反覆至數千言皆剴切出于衷誠言及

則悲傷感泣不能自已愛君憂國其深切類此尋遷太
學博士工即位之初輪對首陳三事曰畏天命曰法祖
宗曰結人心敷叙詳明用故事不納副封時宰以公嘗
出其門不以間見固已不樂至是以為輕我且曰是不
尊廟堂也奏令赴吏部銓上獨喜公所奏遷大理寺主
簿人為之憤公曰上知我矣欣然就職素不讀律而原
情引經法家自以為不及丞將作監又幾年丞司農大
農除江浙十一州運米外餘仰和糴中糴以助歳計淳

熙初州郡歲額糴降本緡錢計一百六十八萬是時年豐楮重未至迫蹙後又議寛減加以虚額及收馬料等凡減去二十餘萬有奇中熟僅可支吾一或不登則廪廪有之興之懼公與同列究弊源權輕重為之少裕時權倖方張公不少屈遲回久之丐外知泰州陛辭陳農寺四弊三策且曰此其在有司者耳弊在朝家有大于此者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餘石馬司既已移屯而紹熙以來不

下支一百六十萬此臣所未解也願究昔之所以省令之所以多力圖而痛革之然後採三策而去四弊庶幾國計稍可為官吏亦得以任責上從公言方議施行而不樂者益衆言者有未作縣不當守邊為辭公上祠請改知衢州州當舟車之衝訟繁事夥將迎無虛日公謂財裕則可以行志首閱歲入之籍痛節浮費力裁廚傳用既不闕時有蠲減得以裕民寓公服其風裁軍士犒給無闕而憚其嚴愛民如子惜官錢不啻己私或用至

數十緡拊心歎息曰此皆民之膏血箠楚所取安可輕用耶秩滿視帑藏元額餘十四萬緡吏請上聞公曰吾豈以羨餘取世資者止以少過舊數申發留其羸以寬征取名赴行在首奏農寺和糴歲歉價增富商大賈反操其權以邀原利不若乘此粒米狼戾之時廣行收貯積及三百萬則可以備凶年之急矣又言役法之弊欲以限田視品秩為等限以止法三品以上自依舊法四品至六品止于曾孫七品至正八品止于孫從八品止

于子八品而未嘗歷任與九品止于本身一依宣和舊法子孫自致通顯者別計庶官戶既有限節下戶可以少寬詭寄之弊亦可漸革除戶部右曹郎官嘉泰四年都市大火延燔省部家人進饌公輟匕箸曰主上無失德皆姦邪致此言畢流涕會求直言遂極論弊事大略謂西漢之末人主無甚過行徒以上下偷安風俗脂韋寖成衰弱併論贓吏債帥及士風日偷州郡數易皆闕政之大者又言晉之南渡未嘗主和故不弛備而戰亦

不慴令上下恃和為安將驕卒怨敵勢雖衰未易乘也
遷右司郎官時權臣專制政柄貪相濁亂朝綱公與令
知樞密院雷公彌縫其間一裁以法雖盡所職而念去
已深遷軍器監平章之初方觀衆情向背公一見首求
外補旁觀者為公危之公曰去意已久非容心于矯也
遂以直寶謨閣為福建路提點刑獄訟訴萃于憲司明
恕而行處決不倦人以不冤時方用兵征求益繁建有
飢民鈔略逮繫百數公謂皆迫于乏食不足深治取為

首數人寘之輕典餘悉縱遣之名還論邊事皆深長之
思切中時務復歸著著不數日元惡就誅遂除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未幾擢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進
兼侍讀兼左諭德公講讀之際至人道大綱治亂大端
祖宗立國之本意必反覆陳述太子為之起敬聽者聳
然立螭之初首陳西蜀兵事謂重兵駐漢沔東南禁旅
不能為之輕重成都者漢沔之根柢也今漢中三大軍
無慮十萬而成都之兵不滿百何以制末大之患逆曦

之變至無敢抗者謂宜如揚廬帥司增置親兵仍增募屬縣之卒庶足以鎮一方緩急可以倚仗策無便于此嘉定初元當兵荒之餘久旱飛蝗人情惶惑或謂成肅喪制未終主上不應親出禱雨公直前奏謂出而于逸于畋于觀則不可若循仁皇禱西太乙故事親屈萬乘為民一出則人人皆知陛下閔雨之切人心悅而天意解孚應必矣上為之感動越三日車駕禱于太乙宮甘雨隨車都人歡呼歲亦中熟進起居郎未踰月兼權中

書舍人尋為真公既代言詞尚體要隨職戒諭不為虛美遇有繳奏身任其責奏或未下不憚繼入事關大體漸不可長者必痛抑一二以警其餘末節細故亦不屑也詔求時政闕失公言太上知天其次畏天其下慢天知天者興畏天者存慢天者亡請以周事明之文王知天故以之興成王宣王以畏天而存厲王幽王以慢天而亡累聖繼承祈天永命中更變亂而天命人心彌久彌固者在此也陛下即位十有六年恭儉之心敬畏

之誠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是陛下有其心矣夫有其心者必有其政有其政者必有其事苟德意未宣政事多闕是殆未知推其所為而已公前後論奏于天命人心之際必反覆開說指切事情雖不盡見于施行而立論卒可稱述公素多疾至是以久次方擬進擢而公之病矣二年十二月壬午卒于位享年六十有六積階至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以皇太子册寶恩贈光禄大夫爵青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先三日設榻正

堂至是斂襟危坐而逝問以家事一無所答識與不識

莫不傷正人之云亡上深惜之賻贈加禮贈官之制首

引唐文皇之言曰收也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亦足以

見眷遇之深矣皇太子尤為惻然三年二月諸孤奉公

之柩以歸十二月甲申葬于鳴鶴鄉慈明之原公娶同

邑朱氏封碩人子仲堪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仲埴

承務郎仲垍國學生先公九年卒仲垓仲坊將以公致

仕遺表恩補承務通仕郎女二人文林郎新汀州州學

教授孔夢符廸功郎鎮江府延陵鎮稅兼烟火公事盛立禮其壻也孫男女五人尚幼公性素剛交際簡淡其不為阿附人以為難公葢優為之慕王陵汲長孺為人少作見剛録以寓意其哭知樞密院胡公晉臣文曰朝有正臣其國乃重漢曰汲黯唐稱魏宋誼形于色責育其勇或抬麾之亢立不動其抱負如此三登朝著二十餘年終以落落不為當路所知自博士左遷遠迹清要更化以來始遂向用以世道為己任嘗曰世之不治非

謂無法法亂之弊也救時之相固不易得苟得平心守法者其庶幾乎蓋自許也孝友勤儉得于家傳碩人能承公意謹奉甘旨既畢葬送弟妹婚嫁謹奉先志事兄如事父春冬賜帛必先奉其兄而後入私室既又推所遺田宅悉以予兄弟自奉如未遇時所居纔蔽風雨作詩雖多録其得意者文尤簡古字畫端方如其為人公靜默嚴重出于天資兒時已如成人及長左右規矩風標益峻起居飲食之處終始如一喜愠不見于辭色雖

家人莫窺其際笑語有度使人意消讀書觀大略茍有會心處則涵泳充廣必使心通意解達于踐履執喪哀慕之餘一意探討免喪始登東萊呂太史之門一見契合相與質疑辨惑由是聞見益明而所守愈定矣有淡齋筆談淇渌遣興璧水雜著西掖類藁經筵講解及奏議各藏于家此皆右史王公介狀公行之詞也仲堪等求銘于鑰自念及識潭州已服其賢厚與公同朝相好非一日掛冠復來恩及三世一歲間封贈至三四訓詞

皆出公手知鑰家世之詳敘述委折使自為之亦不過
是也殄瘁之歎倍于他人故不敢以固陋辭銘曰
誦詩讀書孰非儒雅悠悠千載未見剛者我重彼輕惡
圓喜方禍福度外乃全吾剛惟公不羣尚友陵顯持志
養氣明目張膽天分既高學力尤深閱世多變秉吾一
心進退以義落落難合更化始用論思獻納西掖代言
訓詞溫淳東宮横經輔道諄諄折而不撓人望公輔一
疾困之遂隔千古鶴溪之原父祖相從孰有如公一節

始終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弅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遇祫饗當奉太祖

居中東嚮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實允萬世公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上極向之會有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以比唐之陳京而攷論過之上既謙遜未遑公嘗撫其書而歎曰兹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葢我宋之興與商周不同契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

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惟唐雖起于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太祖造邦之主所以列于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祧僖祖于西夾室禮也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强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

請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祧蔡京在
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祖而復奉翼祖于廟
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
宣仁之誣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
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有七
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丘公崈有請
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
祧宣祖而少卿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

以下集于御史臺無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鑰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時待罪瑣闥聶公俾為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實自公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鑰方投閑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既辱狀其行而墓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令

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詩之泣拜不已鑰亦為之流涕敢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伸不仕祖公縡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濬左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令為慶元府公天資絶人書一覽不忘厲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傅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間自為知己謂此兒

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劒州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克失收經制錢州與邵武虛認明谿寨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葢初筮已不苟于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闕陞左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負不凡聲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

寺主簿公世明禮學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辨雪岳少保
飛之寃録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厲將士又乞募人耕
江淮荆襄荒田不税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
復機宻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擣燕山又進
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説參攷歷代事迹總歸條例
為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强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
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説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
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

詳確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職論事無所回撓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刼盜曾無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客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無一日考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科里乞其子閤職又二子為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侥覬劉光祖濫

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駮之又論紹興府
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户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
兩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
選將于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
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輭熟不足用對曰彼惟
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厲上以公誠實
振職每加激奬不可屢書大將真俸從臣名命亦行繳
奏上尤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駮皆當正

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槩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
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
朝臣屢攝瑣闥無非務發明公道陛下總攬于上宰執
圖回于中臣輩扶持于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
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
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嘗奏講
求渡江以來用度酌定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為經費儲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糴米分

貯諸郡郊祀先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戶之輸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金遣泛使梁肅富察守中來按富察舊作蒲察今改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為念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

堅固肅等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尚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備奏上大悅曰卿可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右選必俟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人及舊許壓在部者請依次注擬以均寒素而待才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抑以革宂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

公請次任方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懲數吏為之肅然上曰公生明卿既無私澄汰多矣公雖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病來赴銓量公慰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姑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此皆本職大概若論思之際知無不言嘗奏承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

材當以氣節為先論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
祖階級之法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諳悉
水利之人開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多難
以贍養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換授
者並試文藝四罷大學混補令方州于解試内取貢數
奏詳蔚上曰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説卿嘗論
王安石及雱父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奬直言
謂人主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褒贈魏掞之奬諭鄭鑑足以風動
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俟任滿名還或令因任過
失苟非已甚且令鐫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
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
帥之才又論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
制止以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
與免丁役如齊之内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次犒賞
擇其出衆者為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

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高宗過南内宴賞坐出此
奏兩宫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
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
日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為重非
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
勤敏寛猛相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静不擾為本
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盜為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
充溢既補積逋又代貧民之税決訟如流吏不得預秋

稅受輸多取于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事既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榷禁太嚴愚民抵冒者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慙甚引去公曰錮人聖世不忍為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創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舉實惠及民陞龍

圖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絶在池陽與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遞卒汪青私啓遞筒實以匿名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比而不懲恐有甚于此者上深以為然遂處極典八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鐫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寢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為卻藥不進求致其事四月甲戌薨于寓舍公自持槖之年年勞

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遺奏聞特贈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竴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廸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辛勸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澉浦鎮税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棨棐梁㮚枲棠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

輿之原通奉墓側六月乙酉諸孫奉公之喪合焉公事
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
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竦為之嗣
先以世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孔母尤謹親
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
輩多知已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蚤就年幾五十
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于九遷入從出藩睿簡眔
厚人謂枋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帶

與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為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芘風雨自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為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于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間尺牘為人藏弆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

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該貫論事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作誦習無遺不為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貎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以薦士為已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于家晚猶取歷朝實録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塟以時親戚之貧

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無事于此嗚呼公之所
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
無二工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
之主列穆與昭猶虛東嚮以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横
議羣公爭論百有餘年惟公會稡集其大全神堯興唐
封始于虎陳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為力倍過于京惜
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柬問公安在何見

之晚乾道末年幾于九遷入從出藩聲望赫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兹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巖巖豐碑以賁其藏



攻媿集卷九十八